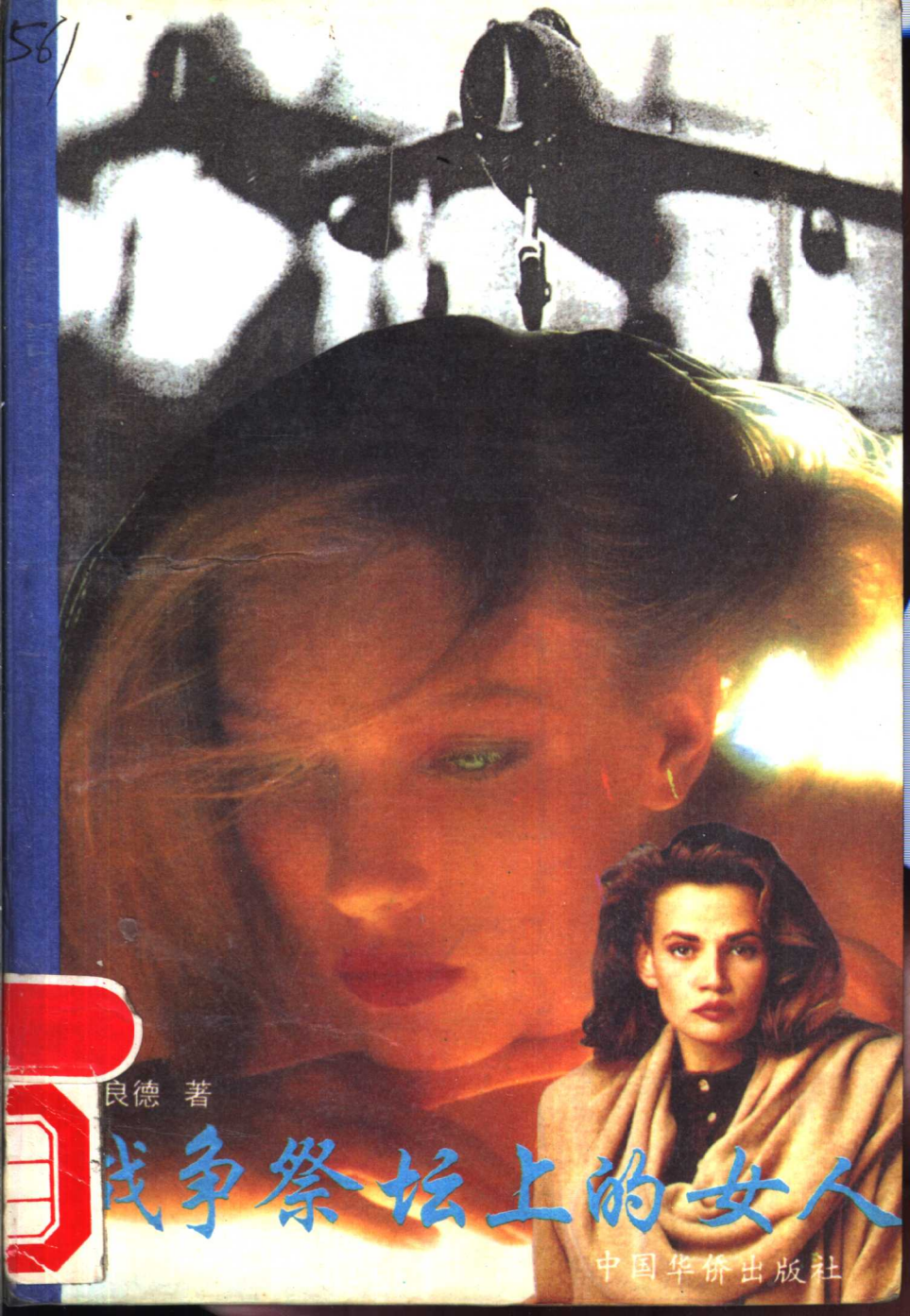




良德 著

战争祭坛上的女人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战争祭坛上的女人

王良德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字190号

战争祭坛上的女人

王 良 德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130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北郊华昌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字 数 198千字9.5印张
版 次 1992年8月第1版
印 次 1993年3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14001—19000册
书 号 ISBN 7-80074-577-5/I·264
定 价 4.50元

目 录

第一章	里斯本历险.....	(1)
第二章	谍女周旋的天堂.....	(24)
第三章	辛特拉机场开始的奇诡风潮.....	(67)
第四章	祭坛上的美丽小姐.....	(191)
第五章	风云乍起惊芳魂.....	(131)
第六章	神秘莫测的女人.....	(163)
第七章	疑云密布的阿维士饭店.....	(191)
第八章	世间善恶终有报.....	(219)
第九章	血口翕张的瑟布鲁斯巨兽.....	(251)
第十章	尾声：最后的角逐.....	(283)

第一章

里斯本历险

诡秘深邃的大西洋，浩渺烟波。

这个不安分的大洋，一改昔日的冷酷，在夏季的炎日下坦露宽阔的胸膛；平静的海面上，一群鸥鸟悠悠地上下翻飞，觅食戏闹；寻常凶猛的季风，象一位恬淡的姑娘，一路欢歌，给蓝缎般的海面上揉了一层碎银般的涟漪，远远地扩展开去，无垠的大洋闪着珍珠的光泽……。

“轰”，天际深处，隐隐传来一声闷响。

空际中出现了一个拖着浓烟的黑点，急速向海面坠落。黑点的轮廓逐渐明显：是一架标着卐字标记德国中型运输机，尾翼及后舱冒着烟火，呼啸着冲向大海。

随之俯冲而下的两架英国蚊式战斗机，机关炮“咚咚”作响，连续向已失去控制的运输机轰击着，炮弹穿入水中，激起冲天的水柱。在离海面一百米左右的低空，被浓烟烈火笼罩着的德国运输机，突然，解体了，两侧机翼似两只纸鸢飞掠海空，残存的舱体以巨大的冲力栽进海里！

蚊式战斗机抖动着翅膀，在海域上空兜了两个圈子，确

信运输机的乘员已连同飞机被彻底消灭了，才拉起机头，跃入高空，与等待在那里的飞行中队，编队返航。

大海归于沉寂。

偌大的海面上飘荡着亮花花的油渍，残缺不全的座椅，镶着铝皮的木板，还在冒着黑烟的副油箱……一具具尸体飘浮起来：有的烧掉半个脸，身子蜷缩着，象截黑炭；有的脸色刹白，睁着惊恐的眼睛，脖颈里还浸润着血水……

一只挂着柴油机的小船，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突突”的响着，朝这里驰来。船首高昂，犁起了四溅的浪花，驾驶小船的是位二十多岁的栗色头发青年，浑身黑黝黝的肤色，穿着件满是盐渍的水兵衫，破的尽是窟窿还不合体。他凝视着前方，把稳舵，海风鼓荡着他的衫衣，象是披了绉渔网。小船驶近了出事海区，驾船的青年关死了机器，手扳着船沿，跳上船头，用一双好奇的褐眼睛，张望着附近的海水，一具尸体随浪漂了过来，是个穿黑军服的男人，脸埋在水里，背脊朝天，肩膀上的卅字肩章上绣着金线……

他吓了一跳，忙用橹杆支住了渐渐漂近的尸体，不让他碰在船上，他手有点打颤，恶心得直吐口水。

青年叫巴特米，就住在东普鲁岛西边的一块不到二百米的珊瑚礁盘上，是个渔家后代，父母因到远洋捕鱼，遇到颶风，音信全无。十五岁那年，他就开始独立生活，靠海吃海，练就一身海上本领：潜水、游泳、钓鱼、摸蛤，水里走，浪里穿，性格强悍，憨直。孤身一人，以珊瑚礁的一个洞穴安身，很少到离礁盘不远的东普鲁岛去。

葡萄牙海岸线长八百多公里，东普鲁岛离海岸线最远，在地图上寻觅不到，它濒临大西洋，在浩瀚的水域里，似一

只飘动的孤船，而珊瑚礁恰似一朵盛开的海葵花，潮涨潮落，无人问津。

里斯本做为中立国的首都，虽战火没波及到这里，却也笼罩着紧张气氛。各国难民涌进里斯本，由这里用航机、轮船分送世界各地，运输工具不够，有时，连军队舰艇也派上用场。一只小型运输船，在珊瑚礁搁浅，损坏严重，船上人员，弃船而走。废船却成了巴特米的金银库，吃的盐、糖、大米及咖啡应有尽有，连挂汽油机的小船，也是用救生艇改造而成。

巴特米正在海上捕鱼，听到了高空中的爆炸声，他极目望去：有两只小黑点拖着白烟，正轮番向一只大的黑影子轰击着。在大洋里经常见到空战的场面，巴特米并不感到特别惊讶，但当他听到尖厉的呼啸声从头上掠过，是一片很大的影子，坠落在附近的海面上，惊得他目瞪口呆。

青年人的好奇心，驱使他驾船朝出事地点驶去。

现场水面上漂动着的血水、油污及难闻的焦骨气味，令巴特米不敢久驻，他掉转船头，小心翼翼地躲开一具具形态不一，惨不忍睹的遇难者，启动了马达，朝来的方向返去。忽然，他眉峰遽然紧蹙，眼睛一闪，他注意到水波间，有一样东西动了一下，象是有人在挥舞手绢一类的东西，仔细看去，又无动静，是眼睛叫太阳照花了？他揉揉眼，将小船挑过头来，背朝着日光，又仔细地端视着。

终于看清楚了：是两个穿白衫裙的女子，紧紧拥抱着，是她俩身上的救生衣，不知什么缘故，缠绕在一起，在海浪间沉浮着。其中的一个女子，又颤抖着手臂，举了下手中的一块白布，没抬多高，手一下子又垂到水里去了。

“有人活着！”巴特米心里惊呼。

他将小船慢慢靠了过去。

两个年轻女子，模样俏丽，面色苍白，紧闭双眸，濡湿的头发，散落在水里，被海水推拥着，不时遮盖住她们的面孔和缠绕着她们白皙的脖颈。刚才，举手臂的女子是个黑头发的姑娘，她的手又动了一下，眼皮吃力地睁开，又疲惫地闭紧，闪忽间的眼神是一种绝望中期冀救援的目光。另一位女子是金发女郎，完全昏厥过去，只是鼻翼还在翕动，若不是救生衣将其脑袋浮起，怕也早被海水呛死了。

巴特米是个善良的青年，久与大海为伍，胸怀豁达，却怜悯弱者。为救一只幼小的海豚，他敢跳下水去与噬人鲨相拼，赶走凶残的噬人鲨之后，他将受伤的海豚载到岸边，施药包扎后再放归大海。他救过的两只小海豚：京京和鲁鲁，甚至与他交上了朋友，他在深海里潜游时，京京和鲁鲁，相伴于左右，亲昵地用长唇轻轻地抵吻他的身体。

他瞥了一眼周围，远处，有几片乌云迅速拢来，水平线上叠起了层层浪花，几只海鸟惊叫着，振翅向陆地疾飞，这是变天的预兆，冲天巨浪袭来的时候不远了。

他确信，这两位女子是空难中仍活下来的人，若不及时救出她们，巨浪将吞噬她们那苗条的躯体。

他晃晃栗色的头发，用褐色的眼睛凝视着她们，果断地甩掉了身上的衣服，抱起一个救生圈，跳进水里……

巴特米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她们那软塌塌的身子搬弄到船上，将她们置在尖尖的船首前部，将脚搭在微微翘起的船首龙骨板上，身肢躺在略有倾斜的前舱板上，让头下垂着，朝外空腹内的水。两个女子的手臂和背部都有伤痕，鲜血

透了衫衣，将舱板染红了一大片。巴特米跳到狭窄的船尾，重新启动了马达。

“嘟嘟……”马达均匀地低吟着。忽然，一个涌浪冲来，小船被颠了个高，一下子跌到浪谷里，附近的海水也涌动着，他迟疑地望望海面，接着脸上掠过一丝诧异的神色。

海面上有“啞啞”巨响的排气声，海水涌动越来越厉害，离巴特米的小船前方五十余米处，翻起一簇水花，一根圆铁筒从水里伸了出来……。

“是潜水艇！”巴特米浑身紧张起来。他吃过一次亏，战争期间，交战双方的潜艇为避免暴露，会对发现它们踪迹的渔船采取断然措施的，他的小船曾经与一条德国潜艇相遇过，差点被潜艇射来的炮弹击沉。

他注意到潜望镜的方型镜孔是对着出事海域观察，似乎并没有发现小船，水面上的喷水声愈来愈响，水下的潜艇，一会儿，就能浮到水面上来了。

他加足油门，小船象箭似地朝珊瑚礁方向驰去。

潜艇中舱操纵着潜望镜朝海面观察的一位英国值班军官，佝偻着身子边观察边通过喊话器向艇长报告：

“潜望镜上升完毕，水平面很清晰，发现了德国运输机坠毁痕迹；油污，尸首和飞机残体……”

“仔细观察，搜寻生还者，尤其注意寻找女性尸体！”

艇长在指挥台上，面孔严肃，态度傲慢，双手撑在桌子上，一字一板地下达着命令，是个高个子中年军官，络腮胡子，两颊被须刀刮的虚青。他的名字叫乔·波儿。

“是！”值班军官应道，又将脸俯到窥视孔上，手扳着把

子，转动着潜望镜，继续观察着。

“没有发现活的人，也没有发现女尸，可断定一切都被消灭了，……远处，似乎有只船的影子……”值班军官手握着把子转了一周道。

“什么船？观察明白！”乔·波儿艇长命令道。

“是！……象是一只过路船，浪很大，已经失去了目标。”

“立即升上水面，给伦敦发报！”

刹那间，象巨鲸般的重型潜艇“鳐鱼号”，发着“啦啦”响声，冲起翻滚的浪花，浮到了水面。

正在大西洋深处游弋，随时准备伏击德国运输舰的英国潜艇“鳐鱼号”，被一则紧急命令，调到了出事海区。最高当局的命令，简洁、明确：

“葡海域483号区，德‘巨人号’运输机坠毁处，勘查现场，搜寻生还者，注意验明两名女人尸身，速报。”

片刻之后，“鳐鱼号”发的另一则密电，已经置在伦敦监督处要员的案几上：

“伦敦。现场干净，无一生还。”

是联邦调查局帕斯金士博士亲自呈送的。

伦敦百老汇大楼顶层——帕斯金士博士的办公室。

身材高大的帕斯金士博士，一身疲惫，满脸虑色，两只内陷的碧眼，显得颧骨高突。一连几个昼夜，坐立不安，难以入眠。他所控制的情报网及沿海岛屿、口岸的观察哨、雷达站，均处在高度戒备中。他牵动着千万根神经，高空、低空、海空都被严密地监视着。

德国航空母舰“威廉号”就处在这种立体监视之中。

不久，从“威廉号”起飞的“巨人号”中型运输机，被准确

无误的从空中消灭了。当“鳕鱼号”潜艇发回的密电，被女秘书送至他的案头上，他那灰败的方脸庞，顿时，红亮有光，他神经质地跳起来，长吁了一口气，脸呈霁色，不绝口地道：“好，好！”

他急速地掠了一眼电文，猛拍了桌案一掌，把刚进门的席斯中校惊得一跳，他神色忧悒地望望乐不可支的博士，一声没吭的佇立在桌旁。一向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上司竟一改常态，喜形于色，令席斯十分诧异。

身肢婀娜的女秘书，明白博士高兴的缘故，她突然如释重负，面呈笑波，鲜红的樱唇一抿妩媚一笑。这些日子难见帕斯金士一个笑脸，她来送文件和电报给他，都觉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博士站起来，拾掇下文件，手持密电，快步走出办公室，临出门时，他回首瞥了一眼席斯，道：

“等我回来，我们喝两杯鸡尾酒！”

正在停职检查的席斯，愈加糊涂了。

诺曼第登陆后，希特勒为了报复，开始的V1飞弹袭击伦敦的恐怖行动，终于变为泡影。伦敦当局有效地钳制了希特勒的手脚，他们不是投入庞大的野战师团，而是运用情报欺骗，利用女谍“圣诞之花”的天才欺骗，一直愚弄着纳粹的情报系统，一切V1飞弹的正确落点，都被英国双十委员会精心纠正后，由“圣诞之花”——夏婕珊的手发报给德国人，飞弹的导向系统简直失去了作用，威力巨大的飞弹成了圣诞老人的礼物，在旷野，在沼泽，在人迹罕见的荒漠……猛烈爆炸，燃起通天大火，象巨大的圣诞蜡烛，巍巍奇观。

巨大的战争欺骗，需要掩盖和弥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战争舞台上斗智的双方，都是在暗处怒瞪双睛的饿狮，选择最佳时机，经过深思熟虑，虎视眈眈，冷酷无情地向对方扑去，斡断对方的脖颈！

而狡诈的德国将军卡纳海门，这个纳粹情报网的巨头派来伦敦的特使，他的情妇——女谍安妮，化名A先生。

她的到来，威胁了夏婕珊的安全，直接危及到帕斯金士博士的事业，对V1飞弹的情报欺骗，可能毁于一旦！将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夏婕珊以她天才的情报技巧，为英国人赢得了一注。

在希特勒的淫威下，聪慧的德国科学家又研制出比V1飞弹的破坏力更大的V2型火箭。

安妮奉命撤出伦敦，她挟持了夏婕珊小姐。

在英国情报部门巧妙安排下，蒙在鼓里的安妮，被一架英国直升机送到德国“威廉号”航空母舰上。而夏婕珊小姐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血性女子，她为了拯救百万人民免于血与火的绝地，她毅然地与安妮联袂而行。她完全知道一旦进入柏林，迎接她的将是肉体消灭！欺骗是不会持久的。尤其，她已经了解到实情，因为席斯中校，不忍看到一位为英国的伦敦做出卓绝贡献的优秀情报人员，活脱脱地被送进虎口。他通过电话，提醒和暗示过她。他因此，受到停职的处分。

帕斯金士博士力求欺骗“戏剧”的完整与连贯——夏婕珊所携带的情报，足以将V2火箭引导入误区。做到这一点，才能降下“舞台”上沉重的帷幕。

为正义战争去死，能给人以“壮士一去不复归兮”的悲壮之感。

而悲剧在于：夏婕珊怀着必死的信念，凛然走向炼狱，而导演这场欺骗“戏剧”的帕斯金士等巨匠们，也欺骗了自己的天之骄子——“圣诞之花”，要她为安妮殉葬。

事实也正如此。

青年巴特米的栖身之地——珊瑚礁，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玉龙滩，这是说洁白晶莹的珊瑚沙，厚厚的，一圈一圈的堆在椭圆型的珊瑚礁上，炎热的阳光一晒，银光闪闪，似只玉龙卧在海上，虬须欲腾的缘故。

一艘通体皆白的风船，扬着帆，滑着海波逶迤而来。

船头上站着一位姑娘，身着豆绿色蓬肩衫裙，曲线分明，衫裙被风吹得紧紧贴在身上，更显得体态婀娜有致。她手搭眼罩，遮住刺目的日光，双目灼灼的望着轮廓越来越明显的玉龙滩。她有点不放心地环顾这个微型小岛左右，不安地蹙着眉头，巴特米应当发现她的小船，寻常，他早就佇立在岸边向她挥手致意，可是，今天却见不到他那健美的身影。不到二百米直径的一个地方，他躲不到什么地方去的，除非，他又到海上钓鱼去了，他的小船还在浅水处漂荡，说明他没有远走。

“巴特米——巴特米——”她大声地朝岛上喊着。

姑娘叫密斯特·罗萍，是里斯本的艾芬尼达美术学院二年级学生。她天资聪颖，生性活泼，崇仰法国印象派画家戈岗的艺术天赋，擅长于印象派的创作技法，来描绘她酷爱的大西洋海景色。每年，都有几个月的时间到东普鲁岛居住的姑姑家来，采风、写生。她与巴特米是好朋友。

她喜欢这个青年，他的憨直、犷放的性格，对她很有吸

引力，当然，这中间还有一段生死之交。

有一年，也是夏天，她弄了一艘小船，摇离了东普鲁岛。当时，她根本就不会驾船，瞒着姑姑和姑父到海岸俱乐部租下一条船，她背着画夹，携带着作画的颜料和工具，登上了小舟。开始，没费多大劲，小船被一股海上暖流，挟带到广阔的海面上，无垠的大海，令她感到惬意。

她兴致勃勃地挥毫作画，身心融合在海天之中。

突然，小船遇上了暗涡，似只枯叶在海面上打着转转，她开始呕吐，头晕，两手紧抓着船沿，蹲在舱里。她随身带的东西，都被涌起的浪花打到了水里，她动也不敢动，眼睁睁地看着画夹和工具、食品包裹、淡水壶及漂亮的巴拿马草帽随波而去……大海的壮美之感，一古脑地扫掉了，天水一色，无边无涯的汪洋，整个地旋转着，一个大浪打来，她被吓晕过去……。

后来，她感到自己的身体躺在无比温暖，柔软的沙地上，周身暖融融的，搅动着的内脏也松弛下来……她慢慢睁开眼睛，看到了碧蓝的天空和翻飞的鸥群，她活动下身子，她手里抓着的是细匀的砂砾，她才明白，是有人把她从大海里救出来。

她觑了下自己的身肢，不觉浑身潮热，脸颊涩红。

她小巧、苗条的胴体隐现着泼乳似的肉光，身体的羞处被两件脏污的男装遮掩着，豆绿色的连衣裙不知去向，她惊骇得浑身颤栗，紧紧闭着双眸……她嗅到了一股好闻的鱼香味。

“你……你还好吗？”她听到了一个男孩子的声音。

她抖索了一下，顺着声音望去；首先映入自己眼帘的是两

条黝黑健壮的长腿，最后，她才看清了站在身旁的是一位栗色头发、褐色眼睛的青年，他只穿着一条三角裤叉，浑身裸露着，肌肉丰满，闪着金属般的光泽。她身上盖的男装可能就是这位脸上还带着稚气的青年的衣服。她羞惭地闪闪眼睛，隐含着感激和羞意，她使劲地抓紧了男装，是一种下意识的紧张。

脸色冷漠的青年给她端来了一桶烧开的鱼汤，置在她的头旁，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她穿着男装，显得臃肿可笑，但可以坐起来动弹了，她呷了一口鱼汤，味道很鲜美，她感激得望了一眼背朝着她的青年。他还在礁石上拨弄着一堆火，在熏烤着什么海货，光听到“吱吱”地响，象是烧巴鱼干，焦香味四溢。一会儿，烧好了，他立起身来，小心翼翼地回首瞥了一眼，将烧鱼干用根树枝穿成串，擎在手里，朝她走来。

“呀！”密斯特·罗萍惊呼一声，“你是巴特米！”

巴特米冷漠地看了她一眼，还是一声未吭，默默地将成串的鱼干放在她的手上，又转身离去。

“巴特米，请原谅我，过去，我对你很不礼貌，一定伤了你的自尊心，真对不起……感谢你救了我，请你原谅我过去对你轻率的奚落和讥讽，太对不起了……”

密斯特·罗萍呜咽着，泪水一下盈满眼眶。

原来，密斯特·罗萍一家是里斯本市唐人街金挂区的首富，她爸爸罗京山是法学家，闻名遐迩的大律师。是从香港移居里斯本的华裔。巴特米父母双亡之后，因生活无着，曾一度流浪里斯本街头，后来，曾经到罗萍家里当过小花匠，给她家别墅里的花园整饰过绿地，干些给花草浇水的粗活。

罗萍常到花园里支起了画板作画，她画大海，画蓝天，用色绚烂，任意挥洒。

干完活的小巴特米，好奇的站在她的身后，默默地望着她作画。她比巴特米大两岁，巴特米站在她身后，她更来了情绪，她挥动着白嫩的手臂，纤指挟着油画笔，饱沾颜色，一笔一笔朝画布上抹去……。

“小姐，你画的不是大海。”巴特米失口道。

刚在画布一角，写上“大海小憩”四字的少女罗萍，不禁楞住了，手拿着画笔停在空里好长时间，她呆呆地凝视着自己的得意之作，头也不回地佯笑道：

“你也懂画？你知道我画的是大海？喏，是大海，不错，这是戈岗大师的表现手法，你懂吗？！”

她忽地站起来，甚至讨厌这个在身后胡乱评论的小叫化子。

巴特米脸涨成大红布，低首呆视着脚下的茸茸细草。

“姐，你不能这样说巴特米先生，他在海边长大，他懂得海！”不知啥时，罗萍的妹妹罗莹钻了出来，一双俊目瞪着，咕嘟着小嘴为不知所措的巴特米打抱不平。

“小莹，你坏，你帮别人欺负姐姐，看我告爸爸！”

罗萍丢掉了画笔，眼噙着泪水，委屈得耸动着肩膀。

“我不坏，巴特米先生真懂得海，他是海的儿子。”

罗莹毫不让步，一字一板地道，说着，她用小手拉着巴特米的手，拍了拍，好似是安慰他。

巴特米感激地望了罗莹一眼，象做了错事似地跑到花房里去了。

“小莹，你是坏丫头，你竟说他是海的儿子，来气姐姐！”

我被你气死了，他会嘲笑我的……”说着，罗萍的泪水止不住了，顺颊滚下，似个泪人儿。

“你应当收回刚才对巴特米先生说的那些无理的话，姐姐，你应当向人家赔礼道歉！”一向性格温柔的罗莹也动了真气，小鸭蛋脸儿冷冷的，“我画的一幅水彩画，也画的是大海，他看过后，说‘大海是天的颜色，天是什么颜色，大海就是什么颜色，大海是天的镜子，天在大海的心里……’我听到他的话，真地到大海边跑了一趟，我真佩服这位‘男子汉’，他说得真对，我观察到的大海真象他说的那样，他真是大海的儿子！”

“为啥吵嘴呀？我亲爱的女儿们。”

当律师的爸爸到花园里散步，走过来，摩挲着小姐妹俩的头，温和地问。

罗萍可寻到了“靠山”，炒豆似地道着吵架的原委。

律师沉思片刻，道：

“我想，小莹的话有些道理，有道理就与真理相合，真理是不分穷富的，伟大的真理在什么人面前都是平等的。我为小莹辩护。小萍，你应当向持有真理一方的男孩子道歉，求得他的谅解。”

……当夜，巴特米就离开了罗萍家。

……

“巴特米，巴特米！”密斯特·罗萍大声叫着，从搁浅在细沙滩上的小船里跳出，赤着双脚朝沙丘上跑去。她知道在沙丘后面有一个小小的环形盐湖，离盐湖两公尺高的地方有一个干燥、狭窄的洞穴，很隐蔽，是巴特米藏身的寝室，洞口有块瓦石，能避风遮雨，不到盐湖边向上看谁也发现不了